

福谷傳奇

霍 桑 著

楊立信 侯 翬 譯



福谷傳奇

廖正興 著
廖正興 著





福 谷 傳 奇

〔美〕霍 桑 著

楊立信 侯 珣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 1957 •



Nathaniel Hawthorne
The Blithedale Romance
本書根据 T. Y. Crowell & Company,
New York 1899 年版本譯出

福 谷 傳 奇

〔美〕霍 桑 著

楊立信 侯 硯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11號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 号 1505

开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8 7/8 插頁 1 字數 165,000

1957年10月第1版

195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1,500 定價(6) 0.75 元

譯 者 前 記

拿珊弩·霍桑(1804—1864)是美國十九世紀最偉大的小說家之一，生在新英格蘭馬薩諸塞州的撒冷小城市里。他一生的大部分時間專門從事文藝工作，寫過許多小說，有多產作家的稱譽。其中最為讀者所熟知的有：紅字，這是一部關於殖民時期的歷史小說，揭露出了美國清教徒資產階級的偽善面貌；七个尖閣的房子，內容敘述一個資產階級的家庭用欺詐的手段聚集財富，結果造成一家人的不幸；福谷傳奇是一部問題小說，作者在這篇作品里發表了自己關於社會生活的保守而又浪漫的見解。

美國當時社會情況所引起的道德淪亡使霍桑大為驚駭。在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傅立叶的思想影響下，他探求改進公共道德的途徑，却又不想變動政治的和經濟的社會基礎。他看不到未來，又不懂得有什麼力量可以使人類獲得再生，因此轉向憂郁和悲觀主義，以致他的作品幾乎全染上了一种陰郁的色彩。

1841年初，霍桑擺脫了海關的職務，到布魯克農場里去住了一個時期。當時跟他一起去的有美國著名的散文作家愛默生等。他們在那里制訂了一個空想社會主義性質的計

划：大家一律平等，共同从事劳动。霍桑在布魯克农場里“推磨石、挤牛奶、掘馬鈴薯、采苹果、弄干草、摘南瓜，晚飯时狼吞虎咽着一大块、一大块的蕎麦餅。”

福谷傳奇(1852)就是霍桑后来根据自己在布魯克农場里的生活經驗而写成的一部小說。內容叙述几个上层知識分子离开城市到乡間去組織一个村社，試过一种平等互助的田园劳动生活。然而由于他們是知識分子，个人主义非常严重，因此到了农村，各有各的打算，結果終于不欢而散。因此，福谷傳奇一書，虽然內容描写的是美国十九世紀时的知識分子，但是对我们現在来講，更可以說明，任何空想社会主义或改良主义都不过是失敗的命运。

1956年11月

內 容 提 要

福谷傳奇是十九世紀美國大作家霍桑繼紅字后，根據自己在布魯克農村的親身經歷而写成的一部問題小說。內容描述幾個美國上層知識分子，離開城市到農村去組織一個村社，試過一種平等互助的田園勞動生活。由於他們存在着一個共同的缺點——個人主義，到了農村后，各有自己的打算，結果終于不歡而散。作者通過這些人物，表現出當時美國上層資產階級的偽善。因此，在今天，這部小說仍有它一定的意義和價值。

目 次

譯者前記	I
1. 老穆狄	1
2. 福 谷	5
3. 一群空想家	11
4. 晚餐桌上	21
5. 寢 前	31
6. 卡佛台尔的病榻	39
7. 养 病	50
8. 現代的世外桃源	60
9. 霍林华斯、齐諾比婭、蒲丽絲拉	74
10. 一个来自城里的客人	88
11. 林中小徑	97
12. 卡佛台尔的藏身洞	107
13. 齐諾比婭講的故事	116
14. 伊律特講道坛	129
15. 驟 变	142
16. 告 別	152

17. 旅館	161
18. 公 寓	169
19. 齐諾比婭的客厅	176
20. 他們走了	185
21. 旧相識	192
22. 方德洛	200
23. 乡村会堂	213
24. 化裝舞会	224
25. 三个人在一起	234
26. 齐諾比婭和卡佛台尔	244
27. 半 夜	252
28. 福谷的草地	263
29. 迈尔士·卡佛台尔的自白	270

1. 老 穆 狄

当我动身到福谷去的前一天晚上，在参观了“蒙面小姐”的神秘表演之后，我就回到自己的单身汉寓所去。在街道的一个阴暗处，我碰见一个衣衫襤褸的老头儿。

“卡佛台尔先生，”他轻声地说，“我可以跟你谈一会吗？”

刚才我顺便提到“蒙面小姐”。我的读者对“蒙面小姐”这个现在已经被人遗忘了的名称恐怕不太熟悉。为了使读者便利起见，我不妨说明一下，她在催眠术那一行里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她是最早指出一种新科学已经诞生了的人物，也是最早指出古代骗术复活的那些人中间的一个。自从那时候起，“蒙面小姐”的女同行不断地增加，人数多得再也引不起人家来对她们作个别的注意了；她们当中的确也从来不曾有过一个人，能够象她那样，在设计巧妙的舞台效果之下，当众表演出那些既神秘又清楚的惊人绝技来。现在的魔术师在搬演他的“催眠术”、“千里眼”或者“解剖术”的时候，总爱说这不外是一种简单的、没有什么秘密的科学

試驗；即使他也会說自己总算跨进了精神領域的圈子里，但是总还遵守着实际生活上的規律，決不因催眠术表演的胜利而推翻那些規律。恰恰相反，十二年或十五年以前，为了要叫催眠术跟平常的事实站在絕對相反的地位，在各种技巧上总是尽量利用神秘的配备、逼真的設施以及出神入化的灯光与阴影的对照等。尤其是，就“蒙面小姐”來說，关于她的身份这个謎，以及一个胡說八道的謠言（这謠言也許是表演催眠术的人散布的，而且盛傳过一时），引起了观众更大的兴趣。这謠言說，藏在云雾般的帷幔里面的的是一个美丽、年青、有錢的名門閨秀。那帷幔是白色的，帶着一点柔和的銀色光輝，象朝着阳光的一朵云；它把盖在里面的人从头遮到脚，說是要在時間和空間方面，把她从物質世界隔絕开来，而且还要賜給她那脱离了肉体的灵魂許多特权。

無論如何，她那套騙人的鬼把戏，不管神奇不神奇，和目前这篇故事沒有多大关系；除了为要“蒙面小姐”用預言来解答，我的确曾經提了这么一个問題：我們到福谷去会不会有什么成就。順便說說，那个答复完全是女巫式的一套江湖口气——初听的时候，覺得簡直是胡說八道，不过仔細研究一下，却呈現了各种各样的不同解答，其中有一点倒的确跟这一件事的后果相符。我的腦筋正在反复思索着这个謎，想根据綫索进一步探出它那难以捉摸的含义，就在那个时候，上面所講的那个老头儿打断了我的思索。

“卡佛台尔先生！卡佛台尔先生！”他叫道，为了补足那犹豫不决的微弱的叫声，他連叫我兩声。“先生，对不起，

我聽說你明天要到福谷去了。”

我認得这个有着紅鼻尖、一只眼睛帶着眼罩的蒼白衰老的面孔；也看出了这个老头兒站在大門口的拱門底下那種特有的姿態——只露出这么一點兒，讓我認出他是個熟人。這位穆狄先生，他是一個怕羞的人；為了吃飯問題，他又非奔走在這個擾攘的人世間不可，而且比一般人更辛苦，因此他的脾氣就變得越發古怪了。

“是的，穆狄先生，”我回答說，心裡覺得有些詫異，他對這件事有什麼可以關心的呢，“我打算明天到福谷去。在我出發之前，有什麼事可以替你做嗎？”

“卡佛台爾先生，如果你高興的話，”他說，“也許可以幫我一個極大的忙。”

“一個極大的忙？”我跟着也說一遍，我的語氣叫人聽了一定要認為我不很樂意幫忙，其實只要對我沒有特別麻煩，我倒願意幫助這位老人家一下。“你是不是說要給你幫一個大忙？穆狄先生，我的時間不多，還有許多事情要料理呢。請你就告訴我你要什麼吧。”

“啊，先生，”老穆狄回答說，“我不好意思說呢；卡佛台爾先生，我再想了想，又覺得如果你願意給我介紹的話，或許我最好還是請求一位剛好也要到福谷去的、年紀比較大一點的先生，或是一位太太。先生，你年紀太輕啦！”

“年紀輕會不會削弱我對你效勞的效果呢？”我問道。“可是，如果一個年紀比較大的人對你更適用的話，倒有一個霍林華斯先生，他的年紀要比我大上三四歲，性格也比我

坚强得多，而且还是一位慈善家。我只不过是一个诗人，而且評論家們还对我說，那种工作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可是，穆狄先生，这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呢？我开始对它发生兴趣了，特别是因为你提起希望有个太太来为你效劳。說吧，我实在非常希望給你帮忙。”

但是这个态度謙恭、脾气古板的老头儿很固执，还有些見异思迁；現在他的腦子里不知道又在轉什么念头，使他对以前的計劃感到犹豫不决起来。

“先生，我不知道，”他說道，“你可認識一位人們管她叫做齐諾比婭小姐的嗎？”

“还没有見過面，”我回答說，“不过我想明天可以見到，因为她比我們大家先走一步，現在已經在福谷了。啊，穆狄先生，你是爱好文学的么？或是主張提倡女权的？不然的話，这位小姐有什么会引起你的兴趣呢？順便告訴你，我想你或許也知道，齐諾比婭只不过是她公开的化名；可以說是她在社会上用来掩盖自己真面目的一个工具，借此保守一切秘密——簡單一点儿說，就象‘蒙面小姐’那种白色帷幔一样的玩意儿，只不过比較稍微透明一些罢了。哦，現在時間不早了。請告訴我可以替你做些什么吧，好嗎？”

“卡佛台尔先生，今天晚上請你原諒我，”穆狄說。“你太好了；可是我恐怕給你添了一些畢竟是不必要的麻煩。你如果答应我的話，也許明天早晨，在你出发去福谷之前，我会到你的住所来。先生，祝你晚安，并且請你原諒我把你耽擱了。”

他就这样一溜烟跑掉了；第二天早晨他并没有来。后来我完全根据接着发生的事情，才把他要找我的原因推测了出来，还好象猜得挺有理由似的。我回到了自己的房間，扔了一块燭煤^①在火爐里，再点上一根雪茄烟，然后花了一个鐘头，沉思着各种各样的事情，从最乐观的一面想到最阴暗的一面；因为，老实說，我这会儿已經不象过去有些时候那样充满信心，認為这个最后步驟，也就是叫自己参加福谷事件这一决心，是所可能采取的最聪明的步驟了。我喝了一杯特別上好的白葡萄酒，这是我在那时候經常引以自豪的一种东西，接着便去睡覺，因为時間已經午夜了。这是剩下来的最后一瓶酒，第二天上午，在出发去福谷之前，我和一个朋友把它一起喝光。

2. 福 谷

在我余下的日子里恐怕不会再見到那种火焰了（我現在真的逐漸变成了一个白发如霜的單身汉，差不多每个星期我的胡子总要添上一根白須），在爐子里再也閃爍不出象我記得第二天在福谷所看到的那种活跃的火焰了。那是一爐柴火，在一座古老农舍的客厅里燃燒着，虽然是四月里的

① 燭煤：一种黑煤，燃燒时发出的亮光象燭光，故称燭煤。

一个下午，可是冬天的暴风雪却一阵阵地在烟囱里怒吼着。当我从断片殘簡的余燼中回溯着过去的时候，发觉自己已經壯志消沉，往事也都烟消云散，因此不禁感喟悵触，而在福谷爐边的那一幕旧景，却又活龙活現地出現在面前。不过那也只是一霎那之間的事情，接着便剩下一些极暗淡的影子，正象留在我心头上的热情和我写作的热情一样，都只剩下那么一点儿了。坚硬的橡树木柴早已燒完了。如果这些木柴的微弱的火光可以用什么东西来形容的話，那也只有磷火了，它并没有放射出火光来，它就象閃爍在濡湿的枯树碎木片里的、玩弄着迷失在森林里的夜行人的那种磷火。圍着这样一个冷冰冰的沒有热气的火堆，我們里面有几个人就坐在枯叶上面，大家伸出了手掌裝做烤火的样子，重新商量我們要开始天堂生活的那个空中樓閣的計劃。

确实是天堂生活！我敢肯定說：世界上沒有別的人——至少在我們新英格蘭①这个荒涼的小天地里沒有別的人——在那些日子里曾經夢想過天堂生活；要么只有象南北极的人对热带地方所作的那种夢想。运用当时手边所有的材料，技术非常高明的建筑师也仿造不出一座比在爱斯基摩人②的雪屋里所看到的更好的夏娃③涼亭。可是尽管有暴风驟雨，我們在那儿还是过得很暖和。

① 新英格蘭：在美国东北部，包括緬因、新罕布什尔、佛蒙特、馬薩諸塞、罗得島、康涅狄格六州。

② 爱斯基摩人：分居白令海峡兩岸的蒙古民族。

③ 夏娃：上帝創造的第一个女子，事見創世記。

前面早已講过，那是四月里的一天，并且快到中旬了。天亮的时候，城市里的气候是够温和的，而在我寄宿的那个磚宅区的最适中的一間房子里，甚至可以說是很温暖的——因为每一宅房子里除了自己爐灶所发出的悶热之外，还吸收了所有其他房間里发出来的热气。可是快到中午的时候，却下了一場雪，一陣狂暴的东北风刮着雪花吹过来，很起勁地下个不停，屋頂和人行道給盖上了一片白色，跟我們这儿正月里下的最猛烈的暴风雪相比也不会遜色。这一場雪下得那么大，显然好象非得要等到几个月以后才会融化。当我噴出了最后一口雪茄烟，离开我这兩間舒适的單身汉房間——房間里的火爐燒得正旺，壁櫥就在手边，里面籃子里放着一兩瓶香檳酒，还有一些喝剩的紅葡萄酒留在木箱里——我想，当我离开这舒服的房間、冲着无情的暴风雪、去寻找更美好的生活时，我的英雄气概一定显得更偉大了。

更美好的生活啊！現在看来或許不是更美好的生活了；可是如果在那个时候看去象是美好的生活的話，那也就足够自己滿意了。当英雄的最大阻力就是有时候不免要怀疑自己会不会当上一个傻瓜；能排除一切怀疑才显得是真正的英雄气概；應該怀疑的时候才怀疑，否則就决不怀疑，那才是无上的智慧。

可是，話得說回来，假使一个人的幻想值得考虑的話，虽然結果除失敗外决不会有所成就，不过要是允許他的幻想自然发展，我們應該承認这还是一种比較聰明的办法，尽

管算不上怎样乖巧。干吗要这样说呢？因为那些最空虚的思想片断，虽然叫人难以理解，却包含着一种价值，这种价值是在那些可以实行的、最乏味的任何现实计划里面所找不到的。这些思想片断并不是思想上的渣滓。所以，其他不论什么事情我也许都会后悔，但是当初我是抱着极大的勇气和信心，想去实现我那改造世界命运的偉大愿望的，可不要把这一回事算做是我的罪行或愚蠢啊，——不是吗？我已经做了各种想实现这些愿望的事；我甚至离开了温暖的爐边，抛去了刚燃着的雪茄烟，冒着正在刮面的暴风雪，向那个听不到城里钟声的遥远的地方走去。

我們冒着风雪，騎着馬一起去的有四个人。霍林华斯原先同意跟我們一起走，后来由于意外的事情耽擱下来，结果是独个儿上路的。我还記得，当我們穿过街道的时候，兩旁的建筑物仿佛压得我們太紧了，連我們雄偉的胸怀在它們中間也几乎找不到可以舒展的地方。落下来的雪也显得难以形容的凄凉（我几乎要說它发黑的了），它卷着城市的烟灰下降，落在人行道上，被人們的破旧的靴子或套鞋蹂躪着，留下了一个个足印。这样，在刚从天上来的最洁白的东西上面，就看到了旧事物的烙印。可是，当我們离开了街道，馬蹄无声无息地踏在荒涼的田野上，那些才踩上的馬蹄印一下子就被狂暴的风雪盖沒了，那时候我們才呼吸到新鮮空气。这里的空气，不象阴暗的城市里所有的空气那样，它还没有受过人們的吐納，在这种空气里也没有人說过虛伪、做作和不正当的話。